

評點學生文苑初編

評點 學生文範初編第四冊

記北郭騷之報德

安徽績溪縣立第一高小學生 邵盛泉

憑空而起
籠罩全題
點題有千
鈞之力

此數句是
承上啓下

此風今不
可得矣

前一層起

人貧而見憐於人。若可安受之而無愧色者。然不思所以報之。則忘恩負義。直禽獸之不若。北郭騷則超乎遠矣。有母不能養。其貧奚似。踵見齊相晏子。乞所以養母。北郭騷之不得已也。人第見北郭騷受養一時。幾若甘於依賴者。而不知彼圖報終身之心。早籌之熟矣。比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騷。聞之。卽至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士。使齊無晏子。國能振耶。國弗振。能不被侵耶。吾願以死白之。退而自殺。嗚呼。聞北郭騷之名。固未足以起人崇拜心也。及觀其報德之事。則未有不悚然而敬者。北郭騷其無名之英傑乎。

宛轉便給有致

漢武帝通西域論

安徽太平縣私立培基國民學校學生 焦鳴鑾

自古英主之治天下也。莫不兢兢於遠略。如周公之優待越裳。陸賈之奉使。

宕一筆局
勢開展

作者於當
日形勢洞
若觀火非
不能於史
事

斷語確當

評點學生文範初編 第四册

二

南粵蓋未有外不服而內能治者也。顧作己國之保障則賴將臣探敵國之形勢則賴使臣。雖然得一使臣豈易言哉。非具有卓識偉見卽遠涉重洋而敵國形勢不能得其大要於事何濟。偉哉漢武帝之遣張騫通西域也。夫漢之外患莫甚於匈奴。高后受其侮慢。文帝被其侵陵。武帝乘隆盛之基不得不爲雪恥。然匈奴倚西域爲外援。非通西域以斷其右臂則其患難除。張騫旣深知武帝之雄圖於西域之風俗人情。一一詳述。帝乃遣兵往征匈奴。月氏諸國又得衛青霍去病諸名將。南平南越東征朝鮮。西通大宛。名震寰區。功蓋天下。漢室之威奮於絕域。論者莫不歸功於張騫之善制夷而不知武帝之才。有以駕馭之也。彼立國於世界之上而欲睥睨一世者。凡將才使才可不並重之哉。

侃侃而談議論壯闊大有王景略旁若無人之概

蘇彝士運河與歐亞之關係

安徽滁縣縣立高小學生 許紹煊

蘇彝士運河介於紅海地中海之中央以人工開鑿而成者也。當蘇彝士河

直截而起

斬盡葛根

從題前反振

此段是交通及商業之關係

此段是軍事上關係

詳徵博引具見根柢

未開之時。歐亞通商。往來陸行。地多蠻荒。又有窮谷大漠之阻。水行路途遙遠。波濤險惡。風浪驚人。行旅往來不便。孰甚自蘇彝士運河工程告竣。歐亞交通益便。自上海放洋。僅四十日。可達倫敦。較之昔日繞非洲好望角。經大西洋西渡者。既可縮短路程。又可減少時日。復可節省旅費。故輸運貨物往來。歐亞者。無不取道於斯。此蘇彝士運河對於歐亞交通上商業上之關係也。至於軍事上。亦有絕大之影響。自此運河告成。設歐亞強國一旦失和。則海軍之戰爭。艦隊之往來。將捨大西洋而奔馳於紅海及印度洋之附近矣。由此以觀。蘇彝士運河與歐亞之關係。詎不大哉。

中幅說關係分三項。語頗切實。前後亦勻稱。

論漢光武詔不許封禪

高安徵來 顏鵠

鵠

封禪。非古也。世之言封禪者。大抵濫觴於司馬遷。而司馬遷封禪一書。又託始於管子。其載管子之言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夫受命者。受爲天子之命也。然則古昔帝

說入本題
不卽斷定
是爲下文
留餘地

層層翻跌
全爲下文
蓄勢

結束上兩
層

再翻

此斷語尙
虛

舉出確證
斷定光武
不許封禪
是僞

王。一。受。命。爲。天。子。卽。當。行。封。禪。事。乎。且。所。云。十。二。家。又。絕。不。見。經。傳。其。書。缺。有。間。歟。噫。何。三。代。上。封。禪。者。反。少。而。三。代。下。封。禪。者。轉。多。也。開。嘗。讀。東。漢。書。至。建。武。三。十。年。詔。不。許。封。禪。是。則。令。人。有。不。可。索。解。者。矣。夫。封。禪。之。事。實。創。始。於。秦。皇。繼。效。尤。於。漢。武。豈。光。武。以。是。二。君。者。類。皆。以。封。禪。爲。世。詬。病。故。不。許。歟。抑。以。管。子。有。言。受。命。然。後。得。封。禪。光。武。雖。能。手。平。大。難。光。復。二。都。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要。與。崛。興。受。命。爲。帝。王。者。迥。異。故。不。許。歟。而。不。知。此。皆。非。光。武。本。心。也。光。武。自。卽。位。以。來。降。赤。眉。收。隴。蜀。反。側。子。以。次。就。滅。而。且。西。域。請。都。護。匈。奴。乞。和。親。南。單。于。款。塞。內。附。兵。威。所。至。遐。邇。懽。服。聲。教。所。暨。罔。間。南。朔。以。視。古。所。謂。大。一。統。之。君。者。殆。有。過。之。特。以。休。徵。未。應。符。瑞。未。臻。差。爲。闕。典。故。於。羣。臣。請。封。禪。之。時。內。忤。於。心。外。甚。於。物。而。權。詔。不。許。耳。不。然。以。光。武。之。明。豈。不。知。前。鑒。往。事。貽。則。後。人。何。以。曾。不。數。年。詔。墨。未。乾。卽。有。封。泰。山。禪。梁。陰。之。舉。乎。何。以。梁。松。按。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並。不。虞。其。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乎。審。如。是。光。武。前。之。不。許。封。禪。者。光。武。之。僞。也。後。之。

局勢略略
放寬
定要坐實
光武不許
封禪之偽
足見識力
非凡

著此數語
方見作者
一片婆心
非專事諷
罵者比

一起已將
真理挾出

以下是分
疏

竟事封禪者。光武之真也。或曰。光武前不許封禪。而後竟封禪者。乃惑於會昌符數語。非顯忘前詔也。余曰。此尤足以證光武之心乎。封禪矣。觀其卽位之初。馬武請上尊號。不許。諸將固請。仍不許。會儒生彊華。以赤伏符來。遂踐帝位。夫帝位固非赤伏符所能定也。而必待赤伏符。而後決則封禪一事。是必待會昌符。而後行其意。蓋可知矣。降至後世。事封禪者。更代有其人。唐高宗惑於牝后。而封禪宋真宗。誤於天書。而封禪。然皆庸闇弱無足深怪。獨光武秉不世出之資。爲一代中興令主。而亦持論不堅。宅心未廣。信圖讖以事封禪。未免爲盛德之累也。嗚呼。惜哉。

通篇純用反振之筆。層層脫卸而下。有剝繭抽絲之妙。無浮光掠影之談。

釋忠

江西樂安縣
立高小學生
樂玉清

忠。從中。從心。盡己之心。卽謂之忠。故忠之一字。人人所宜同具者也。顧或泥爲臣當忠之訓。遂縮小忠之範圍。一若忠也者。祇屬爲臣之道。不知君主之

引經據典
佐證確當

推開說更
覺切實

痛斥前人
之謬言之
慨然

評點學生文範初編 第四冊

六

世事君固宜盡忠。至於民主之世。君權既廢。人道宜尊。凡對己對人對家族社會邦國何處可忘忠。何一不宜忠。孔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此對己之宜忠也。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此對人之宜忠也。禮曰。尊祖敬宗。敬宗故睦族。此對家族之宜忠也。左氏傳曰。上思利民。忠也。此對社會之宜忠也。顧氏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對邦國之宜忠也。由是推之。成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不得謂其不忠。何也。彼實忠於百姓也。華盛頓之抗英。克林威爾之廢主。不得疑其不忠。何也。彼乃忠於祖國也。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是妾婦之忠也。左之左之右之右之。是犬馬之忠也。以此言忠。則以天經地義之大道。僅屬爲奴事主之專名。恐忠之道益晦。忠之德罕存矣。有心世道者。其亦思中心爲忠之義乎。

層層透闢。語語真確。非識力遠到者。何能拈此。

問諸生今年畢業之後。各宜奮志上進。而家計各殊斷難一

致生志願若何。試以其意對之。

江西安福縣復
真學校學生

朱薪培

一起已立
定柱意

識見遠到
名論不刊

有書卷氣

又將經商
駁去足見
立志不移
筆亦健舉
說來極有

夾此一段

生家。世爲農。弓冶箕裘。敢忘世業。生今年畢業之後。仍爲農耳。生家貧。不但升入中學。膳學費無力措辦。卽師範可以考入。而寒家可以少一士人。不可少一農人也。寒舍自祖父耕田起家。田以外別無他業。生父兄弟三人。祖父祖母俱享高年而棄世。今全家人口計二十有四。耕田一百三十畝。以周步計之。合古制一千三百畝。較古之上農。夫用力亦已倍矣。除雜糧所出不計外。每年出穀五百餘石。以價計則千金之產也。然而一家之中。房舍之修理。田畝之栽培。子女之嫁娶。親友之慶弔。一切費用。皆於是乎取之。父命我畢業後。改就商業。以謀生計。蓋以耕田爲勞苦。爰培植生讀書數年。欲使生棄勞而就逸也。然生家可以少一商人。不可少一農人。生每值放假回家。凡刈麥割禾。分秧種豆。皆胼手胝足。以分我父兄之勞。不敢言苦也。倘或遷業一日。持籌握算。恐未得操奇計贏之術。不若課雨占晴。勤於力作。幽風月令。備嘗此農家之風味。趙孟頫詩云。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生謹誦此言。以自戒焉。去歲十一月。生至友人家取紵種一簍。試種於圃中。計積方四尺。今年

開文作者
乃欲表明
夙有志於
農耳

再挽到爲
商一層文
情縝密

反振而起

徐徐引入

小滿節。取紓一觔。計一歲收三次。第四次僅半觔。戰國呂不韋之父有言。農夫之利十倍。誠然矣。或以爲畢業之後。縱不升學。宜充小學教員。以盡學生畢業之義務。以推廣本鄉教育。是說也。生未敢以爲然也。小學教育。爲教育之本。豈可以濫竽充數乎。聞明年我鎮仍規復道南文社。生於農工之暇。領題作文。兼及科學。不敢荒廢學業。且若積有餘貲。羅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以承吾父命。余爲商之志。至於生之在家。則惟有佐吾父兄力耕爲生。唯一之主義焉。謹對。

自述家計。曲折詳盡。立志爲農。實爲根本之計。見識洵加人一等。

孟子好辯論

江西宜豐縣
高小學生 張憲澤

戰國之時。一是非不辯之時也。爲我兼愛之說。惑之於前。縱橫捭闔之流。亂之於後。陳相許行之徒。馳騫於國中。宋牼慎到之學。簞鼓於天下。異端紛紜。各樹一幟。以與聖道相頡頏。較之洪水猛獸。殆有滋甚焉。幸孟子生當其時。目擊聖學榛蕪風俗頹廢。慨然以天民自任。大人自期。諄諄誥誡。敘述古今。

頓筆有力

就正面鋪
叙光芒四
射異彩煥
發

能將孟子
心事曲曲
描出非讀
書得間者
不辦

上以紹先哲之薪傳。下以排處士之橫議。振聵發聾。黜邪崇正。夫豈孟子之
得已哉。乃公都子不知其苦衷。反以外人皆稱好辯。問推其心。幾疑孟子創
異論。以駭庸流。挾盛氣以恣臆。說庸詎知孟子所言。固不外堯舜禹湯文武
之治道。黃農虞夏商周之遺規。千秋萬世所賴以維持家國。撫綏士庶者。由
是道也。使列國之君。能以大權授孟子。則幼學壯行。得以見之實事。發爲謀
猷。又何至僕僕齊梁。滕宋間。與公卿大夫上下其議論。鰓鰓置辯耶。無如車
轍所及。悉爲急功近利窮兵黷武之邦。聞孟子言仁義述王道。輒冰炭不相
容。參商不相見。值此聖道絕續之餘。茫茫四顧。並世既無旁貸之人。而千鈞
一髮之統緒。又不可自我而湮。不得不以口舌代朝廷之斧鉞。言論醒世俗
之昏迷。明知嘵嘵不息。必致局外之譏評。諤諤而談定來旁觀之指摘。然以
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自不可一日少謝仔肩也。脫孟子緘默。鳴高沉
潛。獨善古今道統。一旦竟失其傳。天下興亡匹夫不任其責。則挽回氣運之
大權。將誰屬乎。孟子抱此隱憂。故不能已於辯。不辯則無以收繼往開來之

功辯則足以成守先待後之績。今日知尊孔氏崇正學，不爲異端所貽害者，正孟子辯之力也。公都子何足以語此。

頗能抉出所以好辯之故，一往順利，機暢神流。

唐武宗築望仙觀於禁中論

江西尋鄆縣私立
知恥高小學生

潘作藩

籠罩一切
愚字是此
文綱領
出題自然
承接清楚
反覆推闡
神仙之事
不可憑引
漢武往事
作證尤見
確鑿
再引唐憲
宗事文境
逼進一層
立論愈覺
不可搖撼

神仙之說，方士每假之以惑人世。主不察，信以爲眞，往往不惜竭天下之財，欲以求長生而冀不死。卒之心機用盡，終無一驗，愚亦甚矣。彼唐武宗之築望仙觀，何爲也？蓋信方士之言，欲以招致仙人而求不死之藥耳。不知神仙之事，本渺茫而不可憑。使仙果可築室以來之，則漢武之蜚廉、桂觀、通天臺，其規模壯麗，諒非武宗之望仙觀所能及。然而漢武末年猶痛自悔恨曰：「天下豈有神仙哉？盡妖妄耳。」則漢武求仙之效何如也？此猶可諉之曰：「漢武之事，代遠年湮，有無不可知。」則且言其近者，憲宗爲武宗之祖，好神仙，求方士，厥後餌柳泌之藥，藥發暴崩，欲求長生而反促壽，則憲宗求仙之效又何如也？夫前事非遙，昭昭可鑑。武宗不以是爲戒而復尋乃祖之覆轍，君子於

應上愚字
作收

快如并剪
爽若哀梨
接筆矯健

清而醒

是病武宗之愚

一起大氣盤旋、有咳吐隨風下九天之概、中幅引兩事作證、一層深入一層、定欲坐實武宗之愚、昔人云、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吾於此文亦云、
學校教育與家庭社會教育之關係

江西南陽縣合璧學校學生 戴經邦

教育。教育。決非。僅恃。學校。一方面。當以。家庭。爲之。先導。社會。爲之。後盾。也。離。家庭。教育。而言。學校。教育。則。成效。難收。離。社會。教育。而言。學校。教育。則。進步。無望。是。學校。與。家庭。社會。如。鼎。之。有。足。缺一。不立。欲。三者。同時。並進。相濟。爲。用。其。表面。在。聯絡。而。其實。際。則。在。合一。不然。學校。自。學校。家庭。自。家庭。社會。自。社會。青年。子弟。一。暴。十。寒。安。得不。爲。惡習。所。傳染。流俗。所。轉移。乎。今。之。教育。家。幸。勿。河漢。斯言。

清辯滔滔的是小學生本色

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二說是否相悖論

江西南昌縣竟成高小學生

胡國英

直起

斷定

一段解釋
孟子道性
善之故

一段解釋
荀子言性
惡之故

反詰數語
端爲振起
下文警句

與上呼應

嘗讀戰國策至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不禁掩卷而嘆曰。二者之說皆當於理也。夫天之生人也。本同賦。予良知良能。故其始無不知愛其親敬其兄者。迨夫年華少壯。心爲物慾所蔽。於是改變素行。遷善爲惡。禮義廉恥之心。泯殘忍好殺之念。生斯時也。雖欲矯正之。不可得矣。孟子之道性善。不亦是歟。若夫荀子之言性惡者。蓋見戰國之世風俗頹敗。人心詭詐。爲諸侯者。強凌弱。衆暴寡。非爭地卽爭城。加之蘇秦之合縱。張儀之連橫。楊朱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異端之說如火如荼。大變古昔聖王之法。講功利。絕道德。荀卿怒焉。憂之。知正言之不足以警世。故特言性惡。以冀棒喝當頭。乎由此觀之。孟子道性善。固有至理。而荀子之言性惡。亦未可厚非焉。或曰。孟荀爲戰國二大儒。同具救世之心。當和衷共濟。以挽此頹風。而必各標一說。是何耶。曰。孟子道性善。指孩童天性而言。荀子言性惡。指戰國惡習而言。二說表面雖殊。實則未嘗相悖。吾故曰。皆當於理也。

布局整齊說理明白最便初學

論宋魏之構兵

福建長樂縣立
第一高小學生 李紹芳

立意高遠

宕開

老吏斷獄
要言不煩
總說

一段是宋
不能用檀
道濟而致
敗

一段是魏

蒞醢。韓彭而漢高。困於冒頓。廢戮韓岳。而宋高。屈於女真。自古國與國相抗。衡而先自剪除其宿將。是猶斷臂而搏猛虎。則足而追狡兔也。庸有幸乎。宋文帝魏太武之構兵也。宋輒敗而魏輒勝。論者謂太武鷙勇知兵。而文帝命將出師。授以成律。昧用兵之道。是以勝敗相反。然亦由其用人之異耳。宋有檀道濟。而文帝不能用。魏有崔浩。而太武信用之。此宋之所以敗。而魏之所以勝也。滑臺之役。宋師挫刃。賴道濟往救。魏兵乃退。使文帝寄以專閫。以與魏相持。則勝負之數。未可逆料。乃忌其威名。下詔誅之。而長城自壞矣。魏人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慮。然則道濟者。魏之所忌。而宋之所恃也。夫敵之所忌。我之所恃。乃反從而去之。而欲與人決勝。負何往而不敗哉。迨魏兵臨江。文帝登石頭城。歎曰。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悔已晚矣。魏太武用崔浩。爲謀臣。嘗指示屬國曰。此人纖弱。不能彎弓。而胸中所蘊。乃過於甲兵。蓋自

能用崔浩
而致勝宋
仍將宋帶
一筆上作
應上作結
波瀾灑澹
墨飽筆酣

欲揚先抑

斷語老當

引秦皇唐
宗事爲晉
武開脫一
切頗能自
圓其說

矜其能用人也。是以滅北燕破柔然。逐吐谷渾。百戰百克。所向無敵。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用一白面書生之王玄謨。將之以抗強魏。以卵擊石。宜其敗也。故曰。宋魏搆兵。其勝敗之故。由其用人之異也。嗟夫。伍員死而吳亡。范蠡用而越霸。樂毅去而燕破。田單起而齊復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千古一轍。豈獨宋魏之勝敗爲然哉。

大含細入。意到筆隨。

論晉武帝罷兵之得失

福建莆田縣涵江鎮立小學校學生 孔令獻

晉武帝平吳之後。去州郡兵。陶璜山濤上言止之。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四起。州郡無備。不能勦平。國內大亂。馴至懷愍之世。天下事不可收拾。論者謂濤璜有先見之明。而咎武帝之不計久遠也。竊謂不然。帝之罷兵。蓋欲息民也。永寧之亂。懷愍之差。豈帝所能逆料乎。秦始皇聞亡秦者胡。築萬里長城以卻之。而患不在於所備之強。胡。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亂乃伏於所親之武曌。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天下事大。

關去永寧
之亂一層

關去懷愍
之禍一層
以武帝不
知徙戎爲
可議是見
永寧之危
懷愍之禍
實職是故
而罷兵之
有得無失
更爲坐實

抵如斯。未可以專責武帝也。况晉武承干戈糜爛之餘。蒼生方脫戰爭之苦。苟非戢州郡之兵。俾人民得舒其生計。不待永寧之間。人民必因饑而盜。則雖州郡置兵千萬。吾知其必無如何矣。烏得謂武帝罷兵爲失計哉。然則懷愍之禍。果誰之咎歟。曰。廢帝孱弱。致之更與罷兵無與也。蓋惟惠帝不君。故賈軻得以鳴晨毒流縉紳。翦除宗室。啓八王樹兵。自相魚肉之局。五胡乘之。腥膻流穢。神州陸沉。懷愍遂難免於就擒矣。不然。卽令帝於平吳之後。不罷州郡之兵。能遏八王魚肉之亂乎。八王之亂。不可止。能禁五胡不逞其野心乎。是故謂武帝罷兵爲不計久遠者。誤也。然則帝無可議乎。曰。有帝之失。在不知徙戎也。使帝能用郭欽之言。悉徙五胡於塞外。則八王雖自相魚肉。彼自不得乘間而起。後患必不如是之烈也。乃帝不知出此。是猶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庸有裨乎。由是觀之。晉室之亂。實武帝不能徙戎之咎。與罷兵固無與也。論者以罷兵咎之不亦謬乎。

以武帝罷兵爲休息民力立論最爲平允。尤妙在能將西晉五十年間

大事原始要終與罷兵比較論列可謂目光如炬筆大於椽

灌頂寺記

福建莆田縣培英高小學生

李樹錦

簡潔明淨

有步驟

映帶

繳足一筆
面面俱到

對舉以起

紫璜山一名灌頂坡。佔涵江最高地。灌頂寺在焉。乍入寺門。見大樹矗立道旁。蒼老遒勁。饒有古致。蓋數百年物也。階上有金剛二分列左右。指大如股。觀者無不悚然。更由大門入。兩樹並立。菊花環於壇墀上。旁有甬道。幽雅清潔。停足四顧。覺空氣新鮮。爽人眉宇。左有臥房。與甬道相連。更由此而上。卽爲佛廳。鐘鼓翼其左右。三清羅漢俱在其中。而形容古怪。爲狀甚夥。後爲嶽帝殿。亦有偶像。猙獰兇惡。莫可名狀。左爲禪房。有花臺列於前。菊花盛開。香味撲鼻。每歲炎夏。遊人踵至。以其風景佳而空氣鮮也。今已改建爲培原學校。予亦培原學生也。來校肄業有年矣。是日課暇。乃執筆而爲之記。

記地記物俱見明晰筆尤簡潔可嘉

內憂甚於外患說

福建仙游縣私立一周學濂
區第三高小學生

有國者不能無外患亦不能無內憂然外患者手足之病也內憂者心腹之